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漢文紀卷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朱錫彤

東漢文紀卷十六

明 梅鼎祚 編

楊秉字叔節震中子歷拜太尉

諫桓帝微行書秉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

晝昏秉疏諫不納

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

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畧陳其愚

論吏職奏延熹五年秉為太尉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競為貪淫秉與司空

周景上言於是秉條劾牧守以下五十餘人天下肅然

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埶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

計吏留拜奏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秉上言從之

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虚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濯釁穢宜絶横拜以塞覬覦之端杜氏通典載秉疏云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按此必前奏首語也附此

諫南廵除拜疏

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臯陶誡虞在於官人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隷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穆穆清朝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

劾益州刺史侯參奏 秉劾中常侍侯覽弟參取受罪贓累億徵詣廷尉道自殺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帝免覽官削瑗國

牂牁男子張攸居為富室參橫加非罪云造訛言殺攸家八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酒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慝之罪應時捶殺以人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地宜當糺持以謝一州

劾中常侍侯覽及具瑗奏

臣按國舊典宦竪之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令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饍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按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為至戒葢鄭詹來而國亂四

佞放而衆服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

尚書詰責對延熹三年秉徵拜河南尹初中常侍單超弟匡為濟陰太守坐臧罪論賂客任方刺兖州從事衛羽及捕得方囚繫洛陽匡密令方等突獄亡走尚書召詰責

秉對竟輸作左校

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方等無狀釁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復命令得逃竄寛縱罪身元惡大憝終為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

得

周景汝南人歷司空太尉

議徵楊秉韋著疏秉為河南尹坐事輸作左校敕歸會徵秉及處士韋著稱疾不至有司劾大不敬請正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奏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

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讓為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喻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

朱穆字公叔尚書令暉之孫梁冀薦為侍御史為冀州刺史

奏記大將軍梁冀

冀辟穆典兵甚親任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埶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之明年劉鮪等謀立清河王又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為應

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

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脩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從之矣移每事不逮所好惟學傳受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而親其忠正絶其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逺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為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

密奏記梁冀范書接前篇漢紀附記

穆意欲言宦官恐冀漏泄復附以密記乃請种暠為從事中郎薦欒巴議郎舉穆侍御史

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厄宜急誅姦臣為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後漢書

又奏記

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時舉高第為侍御史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復奏記諫之

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

敢以防遺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為羣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匱加以水蟲為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榜掠割剝彊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絶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

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而面諛之臣猶言安耳諱惡不悛卒至亡滅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戸散下有離心馬免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幸頼順烈皇后初政清静内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于永和内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

郵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絶郡國諸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燿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後漢書○人通鑑作民馬免作馬勉

同前漢紀

今官官俱用𧇊水為害而京師之費十倍於前河内一郡嘗調縑素綺縠纔八萬餘匹今乃十五萬匹官無見

錢皆出於民民多流亡皆虛張戶口戶口既少而無貲者多當復割剝公賦重斂二千石長吏遇民如虜或賣用田宅或絶命捶楚大小無聊朝不保暮又有浮游之人稱矯賈販不良長吏望為驅使令家人詐乘其勢此類交錯不可分別輒以託名尊府結怨取譏昔秦之末不恤四方近親市人數如此故以為安穩一旦瓦解陳項並起至於土崩近永和之末人有離心興徒發使不復應命懷糧廩兵云當向離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静

乃獲安寧令民心事勢復更戚戚困於永和撫安之急誠在大將軍先易二千石長吏非其人者廬第園池之作距絶州郡貢獻内以明已外以解人之厄令日行之則令日從矣

又奏記

冀既貪放復納賂遺承事國家左右宦者通為姦利任其賓容子弟為刺史二千石秽又奏記冀冀報書其言雖切然不甚罪也

大將軍内有貴戚之固外有功業之重誠不可復枉道

散財以事左右近臣宦者選舉刑賞有干典制輒率公卿詣朝堂按其罪咎則改節從訓猶影響也今反越津逾序以大事小以明事闇從其過言隨其失行天下之事受其枉戾傷損財物壞亂綱紀左右近宦並以私情干擾天下雖大而民無所容足也餘尚可忍官位之事尤不可私毒害流布日夜廣遠願大將軍省廢他事十刻之間考案古今官民之極度數作趣較然可見之如不早悟舟中之人皆敵國也若以穆輕慁不信其言可

呼所親識古今者請徵核其實不可一日忘誠懼有後恨

梁冀報書 漢紀

如此僕亦無一可邪 後漢書

與劉伯宗絶交書 及時穆因此著絶交論至梁劉孝標復為廣之以刺到溉

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縗經來入豐寺及我為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

下部民欲以此謁為榮寵乎咄劉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汙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文士傳○選注廣絶交論俱未及引

留板書穆為冀州刺史舉劾權貴忤宦者趙忠徵詣廷尉臨當就道冀州從事欲為畫像穆留板書○謝承後漢書

勿畫吾形以為重負忠義之未顯何形像之足紀也

上桓帝論宦官疏穆徵拜尚書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

上疏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移
憤懣辛公卿共表追贈益州太守

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内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埶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内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輔其處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衆僚皆為稷

契之臣兆庶黎民蒙被聖化矣

崇厚論穆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作崇厚論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邱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巳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夫中

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況又薄于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龎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不忍章於絶纓由此觀之聖賢之德敦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時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為德誡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

口不得言斯言要矣遠則聖賢履之上世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故能振英聲於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悠悠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能顧後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

愚富不賑貧貞士孤而不恤賢者戹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埶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然猶不能賑一貧賢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莫繼於後者也故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及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盆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嗟乎

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行希李老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宰之失度美韓稜之抗正貴丙張之弘裕賤時俗之誹謗則道豐績盛名顯身榮載不刋之德播不滅之聲然後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

絶交論

或曰子絶存問不見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進退趨

業無私游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習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曰寧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敦千乘不忌於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贍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居勞於聽也或於道而求其私贍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並決而莫敢之塞游豶踈豩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後生將復何述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

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興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

公卿表旌朱穆後漢書穆延熹六年卒公卿共奏追贈益州太守

穆立節忠清虔恭機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策詔褒述

桓帝贈朱穆益州刺史詔詔即用前表中語惟刺史與太守不同見

蔡邕朱公叔鼎銘

尚書朱穆立節忠亮世篤爾行虔恪機任守死善道不

幸而卒朝廷憫焉令使權謁者中郎楊貢贈穆益州刺史印綬魂而有靈嘉其寵榮

表著

劾梁冀書 冀凶縱日甚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不勝其憤詣闕上書冀密捕笞殺之

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埶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

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

延篤 字叔堅南陽犨人以博士徵拜議郎著作東觀遷侍中

仁孝論 篤為京兆尹忤梁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後之証篤乃論之

觀夫仁孝之辯紛然異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據可謂篤

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於時事親則德歸於已於已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由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二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

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參之意蓋以為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為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悌為至德管仲以九合

為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本根御覽作充實

與前越巂太守李文德書

篤忤大將軍梁冀以病免歸教授鄉里文德素善于篤時在京師以篤有王佐之才欲令公卿引進之篤乃為書止文德後遭黨錮卒于家

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為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

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瀾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髙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脩已來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後漢書

又與李文德書

吾食赤烏之麰麥飲化益之玄醴折張騫大宛之蒜歃晉國郇瑕之鹽太平御覽○郇瑕下一有氏字○宋衷云化益即伯益也世本曰化益作井

貽劉佑書佑字伯祖中山安國人

佑三轉大司農歷三卿輒以疾辭乞骸骨歸田里遂杜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佑以讚毀不用篤貽之書後佑復為河南尹

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延陵高揖華夏仰風吾子懷蘧氏之可卷體甯子之如愚微妙玄通冲而不盈蔑

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為事何其卲與後漢書

與髙義方書高彪

今兹以五經為鼎篕書傳為俎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未暇蜂也宜匆以為念太平御覽○高彪集五經為府藏雜藝為庖厨

與段紀明書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歷拜太尉會日食自劾飲酖死

得知窮名極逺大捷而反雖齊桓之制闕令文之服熲歷遷䕶羌校尉擊燒當八種羌破之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篤書謂此也

流沙霍將軍之闕到祁連辛武賢之義絶醜虜蔑以加

馬莫不魚爛雲除震懼稽顙矣北堂書鈔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歷尚書忤梁冀不食死

論并涼邊事疏龜為京兆尹會羌胡寇邊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帝乃更選幽并刺史除并涼一年租賦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荅萬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鈆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

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慙聖朝下懼素
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堉埆鞍馬為
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
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
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
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
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
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

戹陛下以百姓為子品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昃勞神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輿金輦寶以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仁為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

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効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寛赦罪隷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太尉戒子歴遷長樂少府衛尉

諫開鴻池奏典建和初四府表薦歷遷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帝納其言而止

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

論封爵奏典建和中為大鴻臚時恩澤諸侯以無勞受封典奏不從

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舊典

趙芬等

詣巴郡刺史但望自訟

桓帝以并州刺史但望為巴郡太守勤卹民隱郡文學掾宕渠趙芬掾弘農馮尤墊江龔榮王祈李温臨江嚴就胡良文愷安漢陳禧閬中黄閻江州毋成陽譽喬就張紹牟存平直等詣望自訟望深納之郡戶曹史枳白望

郡境廣遠千里給吏兼將人從冬往夏還夏單冬複惟踰時之役懷怨曠之思其憂喪吉凶不得相見解緩補綻下至薪菜之物無不躬買於市富者財得自供貧者無以自支是以清儉夭枉不聞加以水陸艱難山有猛

禽思迫期會隕身江河投死虎口咨嗟之歎歷世所苦天之應感乃遭明府欲為更新童兒匹婦懽喜相賀將去遠就近釋危蒙安縣無數十民無遠邇恩加未生澤及來世巍巍之功勒於金石乞以文書付計掾史人鬼同符必獲嘉報芬等幸甚華陽國志

史枳

白但望

芬等前後百餘人歷政訟訴未蒙感悟明府運機布政

稽當皇極為民庶請命救患德合天地澤潤河海開闢以來今遇慈父經曰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此隆等感於斯為美

但望字伯閭泰山人歷并州刺史巴郡太守

請分巴郡疏永興二年三月上疏朝議未許至獻帝初平巴郡分為永寧固陵

謹按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餘里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戶四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五遠縣去郡千二百

至千五百里鄉亭去縣或三四百或及千里土界遐遠令尉不能窮詰姦凶時有賊發督郵追案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跡絶滅罪錄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即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賊盗公行姦宄不絶榮等及隴西太守馮舍上谷太守陳弘説往者至有刼閬中令楊殷終津侯姜昊傷尉蘇鴻彭亭侯孫魯雍亭侯陳已殷侯樂普又有女服賊千有餘人布散千里不即發覺謀成乃誅其水陸覆害殺郡掾枳謝盛塞

威張御魚復令尹尋主簿胡直若此非一給吏休謁往還數千閉囚須報或有彈劾動便歷年吏坐喻科恐失冬節侵疑先死如當移傳不能待報輒自刑戮或長吏忿怒寃枉弱民欲赴訴郡官每憚還往太守行桑農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郡治江州時有温風遥縣客吏多有疾病地勢剛嶮皆重屋累居數有火害又不相容結舫水居五百餘家三江之會夏水漲盛壞散顛溺死者無數而江州以東濵江山險其人半楚姿態敦

重墊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輕疾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為二郡一治臨江一治安漢各有桑麻丹漆布帛漁池鹽鐵足相供給兩近京師榮等自欲義出財帛造立府寺不費縣官得百姓懽心孝武以來亦分吳蜀諸郡聖德廣被民物滋繁增置郡土釋民之勞誠聖主之盛業也臣雖貪大郡以自優暇不忍小民顒顒敝隔謹具以聞並華陽國志

臧旻

訟第五種書

永壽中種為兖州刺史忤中常侍單超遂以太山賊事陷種徙朔方超外孫為朔方守稿怒以待之種舊掾孫斌追脫種以匿其友閭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會赦出卒于家

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管仲錯行於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須史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畧庶幸逢時有所為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讐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勲效傳

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纖介則此二
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
建其竒奥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
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公
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為上序直士以種為首春
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録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
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罪至徵徙非有大惡昔虞舜
事親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兾有朱家之路以

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
之恨

寇榮 恂曾孫

上桓帝自訟書 榮少知名桓帝時為侍中性矜絜自貴見忤權寵從兄子尚帝妹從孫女入後宮左右益惡之延熹初陷以罪辟與宗族免歸故郡榮奔闕自訟詔以榮擅去邊捕之逃竄數年乃自亡命中上書帝愈怒遂誅榮

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
下統天理物為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

容後刑辟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為專權之臣所見批抵青蠅之人所共搆會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生受其埶於是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欲使墜萬仞之阬踐必死之地令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尚書背繩墨案空劾不復質确其過寘於嚴棘之下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佞邪承旨廢於王命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詣闕披

肝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為諂諛張設機網復令陛下興雷電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並驅爭先若赴讐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但未掘壙出尸剖棺露胔耳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覩之明拒讒慝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投溺之命不意滯

怒不為春夏息淹恚不為順時怠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剋剝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置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漢求季布無以過也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止則見埽滅行則為亡虜苟生則為窮人極死則為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沈淪之憂遠巖墻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於陛下而悊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惡大憝

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衆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閶闔九重陷穽步設舉趾觸罘罝動行絓羅網無縁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讐匹夫讐之則一國盡懼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隂陽易位當煖反寒春常淒風夏降霜雹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為號令春夏布德議獄緩死之時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寛之德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誡以寧風旱以弭灾兵

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因不為明朝借垂盡之命顧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葬江魚之腹無以自别於世不勝狐死首邱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毒痛然後登金鑊入沸湯糜爛於爦爨之下九死未悔悲夫久生亦復何聊葢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臣敢忘斯義

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重責願陛下匄兄弟死命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寛饒之恵先死陳情臨章涕泣泣血漣如

徐璜

白言日蝕梁冀别傳云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晦日蝕在柳七度常侍徐璜召太史陳援詰問乃以實對冀怨援收殺獄中

臣切見道術家常言漢死在戌亥今太歲在丙戌五月甲戌日蝕柳宿朱雀漢家之貴國宿分周地今京師是

也史官上占去重見輕

李雲 字行祖 甘陵人

露布上桓帝書 雲好學善陰陽舉孝廉遷白馬令延熹二年中常侍單超等以誅梁冀功封列侯又立掖庭民家女亳氏為皇后后家封者四人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憂國將危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上怒逮黄門北寺獄大鴻臚陳蕃等救雲不納雲死獄中

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祇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

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

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歷屯騎校尉復為廷尉

上桓帝疏緄為車騎將軍擊長沙蠻前後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資緄上疏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詔勿劾

埶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故樂羊陳功文侯示以謗書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後漢書

尚書朱穆駮奏後漢紀

臣聞出郊之事將軍制之所以崇威信合事宜也即緄有嫌不當荷任即緄無嫌義不見疑樂羊戰國陪臣猶

賴見信之主以全其功況唐虞之朝而有猜嫌之事哉緄設虛端以自阻衛為臣不忠

張磐字子石丹陽人以清白稱終廬江太守

列狀廷尉磐延熹中為交阯刺史時度尚為荆州刺史前破賊餘黨走蒼梧偽上言蒼梧賊入荆州界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磐不肯出獄因自列狀詔徵尚以功見原

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荆州餘黨散入交阯磐身𦜮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烏竄冐遁還奔荆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磐備位方

伯為國爪牙而為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為惡吏死為敝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偽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歷司隸校尉著漢事及感騷三十篇

諫桓帝立田貴人疏鄧皇后敗田貴人方幸欲建立奉為司隸校尉以微賤不宜超登后位疏諫帝竟立竇皇后

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胤嗣泯

絶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

理李膺等疏膺延熹二年再遷河南尹表按宛陵大姓羊元羣臧罪行賂宦官反坐膺輸作左校時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亦得罪司隷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乃悉免刑

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以羣賢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荅以四臣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校弛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衆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

逆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今膺等投身彊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緄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乞原膺等以備不虞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黄人拜大鴻臚

上桓帝論客星經帝坐封事延自魏郡太守徵拜大鴻臚時太史令上言星與常密以問延因上封事

臣聞天子尊無爲上故天以爲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静以理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

愼所與也昔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武帝與幸臣李延年韓嫣同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其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玩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

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熈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成人歷河東太守終彭城相

論渤海王悝封事悝桓帝弟僭傲多不法弼為北軍中候上封事帝不忍下

其事後悝竟坐逆誅貶

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而二弟階寵終用敎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弃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

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絶恐遂滋蔓為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渤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舉賢良方正拜議郎歴侍中虎賁中郎將與竇武等為宦官所害

日食對策後漢紀延熹八年正月丙申晦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河間劉淑對○范書云永與二年淑對策為天下第一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義立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百姓怨恨則水旱暴興主上驕盈則澤不下流由此觀之君其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整則萬目張君臣正則萬國理故能

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兄愛弟順如此則陰陽和風雨時

萬物得所矣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舉方正徵博士並不就

上桓帝論災異疏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楷善天文陰陽之術延熹九年自家詣闕上疏不省十數日復上疏即召詣尚書問狀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詔奏劾楷論刑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臣竊見

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歲為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大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

者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呌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諠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剪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瓆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其從

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究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玩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究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宫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又七年

六月十三日河内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或聞河内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邱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黄山宫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虚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埶春秋

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按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宫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臣前上琅邪

宫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

濟河清上疏水經注引續漢書延熹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疏明年宫車晏駕徵解瀆侯為漢嗣是為靈帝○按此前書及之然此似自為一疏范書襄楷傳絶不及濟河若諸侯徵應事

春秋注記未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鑿度曰上天將降嘉應河水先清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天垂異地

吐妖民厲疾三者並作而有河清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為異河者諸侯之相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窺京師也

復上書

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强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為此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為劉瓆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

雲杜衆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鬬比年日食於正朔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宫禁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孝冲孝質頻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為生虐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殷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好龍真龍游廷今黄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繼嗣未兆豈不

爲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宫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又聞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婬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

對尚書狀

臣聞古者本無宦官武帝末春秋髙數游後宫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

尚書奏劾襄楷

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為大謁者佐絳侯誅諸呂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楷不正辭理指陳要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藝假借星宿偽託神靈造合

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

荀爽字慈明一名諝潁川潁陰人拜郎中歷光禄勲進司空

對策桓帝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奏聞即棄官去

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温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

廉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春秋傳

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
刑罰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又何誅焉昔翟方進以自
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
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
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
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
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
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

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婦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覩鳥

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崐山象夫卑澤象妻覩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雊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陽尊陰卑葢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

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咸備各以其叙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豊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瑶臺傾宮陳妾數百陽

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培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于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

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隂陽二曰省財用實府庫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寛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甲奢儉所以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甲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甲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畧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荀氏家傳載爽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漢之謚帝稱孝其義取此也故漢制天下皆誦孝經選吏則舉孝廉以孝務自盡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二千石不得行三年喪非所以崇孝道而稱火德也頃者漢嗣數乏枝葉不繁其咎未必不由此此往者文帝勞謙自約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所謂夷惠激俗當身而已非貫萬世為後嗣法者也

貽李膺書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歷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收捕鉤黨詔詔獄考死

膺為司隸校尉遺黨事下獄赦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為書以貽之

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為歲知以直道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出鼎臣人鬼同謀以為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輝弃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

見險投以遠害雖匱人望內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為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後漢書

與郭叔都書

陳季方才德秀出超世逸羣金相玉質文章虎變終軍賈誼誠無以加宜遂貢之宰朝盛其龍光鹽車之驥自非伯樂無以顯名採光剖璞以獨見寶實為足下利之

陳諶字季方潁川許人與父寔兄紀並著高名

讓孝廉記

伏惟孝廉古之貢士賢則光君愚則虧政奕以迂暗荷
當大選並北堂書鈔

女誡

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明當
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昏定晨省夜卧早起和顔悦
色事如依恃正身潔行稱爲順婦以崇螽斯百葉之祉
婚姻九族云胡不喜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
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恃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

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爲災傳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爲高也

胡騰字子升桂陽人官至尚書

上言桓帝帝巡南陽騰爲護駕從事公卿貴戚徵求役費騰上言從之自是肅然

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爲京師臣請以荆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

楊喬字聖達烏傷人前後數上書言政事見謝承書

薦孟嘗書嘗爲合浦太守有惠政以病自上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竟不用

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絶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内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

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士以稀見為貴槃木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

上諫 會稽典録

臣聞之曾子扣舩易水魚聞入淵鳥驚參天

朱寓

劾單安徐盛奏河東太守單安河内太守徐盛中常侍單超徐璜之弟也憑寵瀆貨寓為司隸校尉奏詔安盛廷尉治罪

此等皆宦豎昆叔刀鋸之餘橫蒙恩私剖符三河不能思展命力以荅天地敢張豺狼之口吞噬百姓之命罪深釁重人鬼同疾臣銜命操斤翦其兇醜輒考核贓罪事皆伏上漢紀

牢順

奏李膺等黨人書後漢紀延熹時河内張成有道術知當大赦使女殺人李

膺為司隷收成殺之中常侍侯覽等教成弟子牢順上書詔收膺等三百餘人懸金搆逋而黨人之議始于此至靈帝復皆禁錮

司隷李膺御史中丞陳蕃汝南范滂潁川杜密南陽岑晊等相與結為黨誹謗朝廷迫脅公卿自相薦舉三桓專魯六卿分晉政在大夫春秋所譏

同前

赦者天子所以布大德於天下枯蘇解難者也而膺等公於赦後論殺無忌方命為虐行其私威且膺等養太

學游士結列郡生徒更驅馳為部黨誹訕朝政疑亂風俗不可長

東漢文紀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漢文紀卷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朱錫彤

欽定四庫全書卷

東漢文紀卷十七

明 梅鼎祚 編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與人與竇武謀誅宦官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死

上桓帝駁討賊舉孝廉茂才疏蕃遷拜尚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為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疏駁以此忤左右出為豫章太守

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為害豈非所在貪虐使

其然乎宜嚴敕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

薦徐穉等疏延熹二年蕃為尚書令與僕射胡廣等上疏桓帝備禮徵之不至

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

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光續漢書作輝

救李雲書

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

諫封賞踰制內寵猥盛疏蕃時遷為光祿勲上疏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儁爵關內侯萬世南鄉侯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令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黄儁先人之絶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

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隂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歛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訾計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宫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宫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宫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兵革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奸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鈌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

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

諫校獵疏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疏諫不納

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

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顔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嚬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游之害人也

讓太尉疏延熹八年為太尉疏讓不納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資臣不如弛刑徒李膺

火災疏後漢紀云延熹八年連月有火災諸宮寺或一日三四發又夜有訛言擊鼓相驚蕃與劉茂皆上書不省

古之火皆君弱臣強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獄刑慘故火不炎上前入春節連寒水冰暴風折樹又八九州郡

並言隕霜殺菽春秋晉執季孫行父水為之氷夫氣弘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灾為已然異為方來恐卒有變必於三朝唯政可以已之願察臣前言不棄愚忠則元元幸甚

諫請劉瓆等疏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帝不說有司奏劾蕃獨上疏不納宦官由此怨蕃彌甚

臣聞齊桓公脩霸務為内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飭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

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内患漸漬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産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産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内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黄門趙津大猾張氾等肆行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

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
悁悁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
刑謫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
翟超東海相黄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没侯覽財物
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横没財已
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
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
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

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唬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髙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猒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强敢以死陳

極諫黨事疏延熹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疏極諫帝託以辟召非人策免蕃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

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

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况髠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閒無復灾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悢悢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

尊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讓封疏靈帝即位竇太后優詔封太傅蕃為高陽侯蕃疏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

使者即臣盧授高陽鄉侯印綬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以為名竊惟割地之封功德是為臣孰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潔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使皇天震怒災流

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顧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

論誅宦官疏蕃初爭立竇太后及靈帝時與后父竇武謀誅中官乃先上疏太后不納謀敗與武并見害

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𨇾𨇾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

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禄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竝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柰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

上書 汝南先賢傳

昔明帝時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左右問之帝曰郎天官也以當敘德何可妄與人耶今陛下以郎比

一把菜臣以為反側也

責諸尚書書

桓帝崩竇后臨朝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柰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不足焉得仁乎後漢書

竇武字游平融玄孫拜大將軍女為皇太后封聞喜侯為宦官所害

諫桓帝黨議疏武永康初為司隸校尉時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

武疏諫因以病上還侯印綬詔原膺等諸獄輕者皆出之

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恤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世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禄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黄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奸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

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録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吕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

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勲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内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内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寳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黄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

陛下初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 後漢書

論常侍封爵表 時諸黃門無功而侯武上表

陛下即位以來梁孫鄧亳貴戚專勢侵逼公卿略驅吏民惡熟罪深或誅滅相續以常侍黃門竊弄王命欺罔競行謗讟爭入忠臣李固杜喬在朝必竭忠奉之節覺其奸萌因造妖言陷之禍門陛下不察加以大戮冤感皇天痛入后土賢愚悲悼小大傷摧固等既沒宦黨受封快兇慝之心張豺狼之口天下咸言直如弦死道邊

曲如鉤封公侯謠言之作正為於此陛下違漢舊典謂必可行自造制度妄爵非人今朝廷日衰奸臣專政臣恐有胡亥之難在於不久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臣實懷愚不憚瞽言使身死名著碎體糞土薦肉狐鼠猶生之年雖尊官厚祿不以易之也謹冒死陳得失之要凡七十餘條伏惟陛下深思臣言束骸候誅後漢紀

大寒表謝承後漢書

今冬大寒過節毒害鳥獸爰及池魚城傍松竹皆為傷

絶松竹書鈔作竹柏傷絶作傷死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歷衛尉

劾侯覽奏儉為東部督郵覽家防東為中常侍儉劾覽覽後陷儉為黨人

中常侍侯覽起第十六區皆高樓四周連閣洞門綺井蓮花壁柱綵畫魚肉臺苑擬諸宮闕張璠漢紀

張升字彦真陳留尉氏人為外黄令黨錮去官竟誅死

白鳩頌序

陳留郡有白鳩出于郡界太守命門下曹吏張升作白

鳩頌

與任彥堅書

今將老弱處於窮澤漸漬汀濘當何聊賴選注○選注又與彥堅書

綢繆惠好庶躡高蹤○此一引作張堅與任彥昇書則梁任昉也互異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拜議郎竇武欲大誅宦官引為侍中武敗瑜被誅

上桓帝陳事疏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瑜賢良方正上書陳事拜為議郎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肖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闚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

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
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漣如
幸得引錄備荅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
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曷為動變蓋
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燿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官
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
賣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
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

常盛其玩飾宂室空宫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隂陽正紀隔絶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録况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黄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縁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况乃此輩咨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

以嚴刑威以正法民無罪而費入之民有田而費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賔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願陛下設置七臣以

廣諫道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臣悾悾推情言不足採懼以觸忤征營惛悸

上皇太后備內書

大將軍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曹節等太后沈豫未決瑜素善天官時太白出西上書太后事敗武蕃並見害太后遷雲臺瑜亦及難

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

與陳蕃竇武書

星辰錯亂不利大臣前所謀者事宜速斷之漢紀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舉孝廉歷侍御史拜諫議大夫著書數十萬言

上桓帝陳時事疏陶游太學時大將軍梁冀專朝桓帝無子連歲荒災乃上疏陳事不省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

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灾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隷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

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究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慼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於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埶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

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灾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絶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曜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氷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鑄錢議奏時有人言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乃止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義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

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葢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

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内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

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甞誦詩至于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嚳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

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

訟朱穆書永興中穆為兾州刺史忤宦官徵還輸作左校太學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書訟穆乃赦之

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

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

上靈帝論張角疏陶拜侍御史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

聖王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敕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補録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烏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

論寇賊疏時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陳當今要急八事八事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為所譖收下黄門北寺獄掠按死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内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絶車騎之軍孤

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絶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氷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

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歷太尉被奏詣廷尉飲鴆死

上桓帝詔問羌事奏熲為并州刺史破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數寇三輔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降又叛桓帝詔問熲熲上言聽如所上

桓帝詔

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强衆不時輯定欲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臣伏見先零

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内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埶徒更招降坐制强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埶窮雖服兵去復動惟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内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横之埶而久亂并凉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内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

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内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兹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

上靈帝言東羌奏建寧初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熲性輕果慮負敗

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
後悔詔下頻頻復上言

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强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埶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訢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衂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汚野傷和致灾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没縣邑

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灾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洛川以東故宫縣邑更相通屬非為深險絶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衂案奐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内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鯁

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並後漢書○北堂書鈔引東觀記頻上書又掠得羌侯君長金印四十三銅印三十一錫印一枚及紫綬三十八黃綬二枚尉印五枚皆簿入

張敞

奏記王暢 暢字叔茂龔

子歷位司空

暢為南陽太守疾南陽帝鄉貴戚多不法因奮厲威猛豪黨釁穢莫不糾發受贓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功曹張敞奏記諫之暢更從寛政教化遂行

五教在寛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惟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緹縈斷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温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

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内改觀實有析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姧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後漢書

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駰之孫歷五原太守拜尚書數月免所著有碑論箴銘答七詞文

表記書凡十五篇

政論寔除為郎明于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确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當寫一通置之座右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

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效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支柱邪傾隨影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

廢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
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臣時失
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
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
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
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
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妬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
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

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憂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寛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奸軌之膽海内清肅天下密如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寛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

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

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馴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横奔皇路險傾方將扫勒鞬輴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

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寛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吕為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

政論太平御覽○按此乃前論中語

君以審令為明臣以奉令為忠故背制而行賞謂之作福背令而行罪謂之作威作威則人畏之作福則人歸之夫威福者人主之神器也譬之操莫邪執其柄則人莫敢抗失其柄則還見害也

政論

昔者聖王立井田之制分口耦地各相副適使人飢飽不偏勞逸齊均富者不足僭差貧者無所企慕

政論

僕前為五原太守土地不知緝績冬積艸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鴈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

諫議大夫箴

於昭上帝迪兹既哲匪于水鑒惟人是察處有誦訓出有旅賁木鐸之求爰納逌人各有攸訊政以不紛昔日大禹拜承昌言癸辛暴戾虐及于天逢于周厲慢德不蠲煦煦胥讒人謗乃作不顧厥愆是討是格庶類不堪

流之氛宅防人之口譬諸防川豈不速止潰乃潺湲闕二字尚塞言擁爲賊默默之然用顛厥國諫臣司議敢告執眞

太醫令箴太平御覽

動不肆勤靜不寔逸有疾歸太醫無能恤晉平好内四時是一非鬼非食惑以自失雖以秦和馬所施術太上闕二字防疾萌芽勝理不觸骨髓柰何

大赦賦序

惟漢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滌惡棄穢與海內為始亹亹乎思隆平之進也寔就而賦焉

答譏

客有譏夫人之享天爵而應睿哲也必將振民毓德弭難濟時故或階勝以納說或桎梏而不辭或擊角以自衒或養老以待期及其規合策從勳績克章撥亂夷險九合一匡聖人大寶唯斯為光令子遊精太清潛思九玄厲節縹霄抗志浮雲曰願甘而恒苦身樂逸而長勤

志求貴而永卑情好富而困貧慕容名而失厚思慮勞乎形神荅曰子徒休彼繡衣不知嘉遯之獨肥也且麟隱於遐荒不紆機穽之路鳳皇翔於寥廓故節高而可慕李斯奮激果失其度胥種遂功身乃無處觀夫人之進趨也不揣已而干禄不揆時而要會或遭否而不遇或智小而謀大纖芒毫末禍亟無外榮速激電辱必彌世故曰愛餌銜鈎悔在鸞刀披文食豢乃啓其毛若夫守恬履靜澹爾無求沉緡濬壑棲息高邱雖無炎炎之

樂亦無灼灼之憂余竊嘉茲庶遵厥猷藝文類聚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詔拜郎中病辭太尉陳蕃辟之蕃敗坐廢後拜議郎遷諫議大夫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休既廢錮乃作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作公羊墨守及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

戾者其勢雖閎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列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郭泰 字林宗太原介休人辟太常舉有道不應

蘇不韋復讎議

不韋父金城太守謙爲大司農李暠前枉害不韋年十八潛伏匆廥鑿寺北垣地達暠寢殺其妾并及小兒復掘暠父冢斷頭祭父墓暠捕求不得憤恚死何休以方伍員泰聞而論之議者於是貴焉

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强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衆怨雪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孑立靡因靡資强讎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宫府幽絶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毁身憔慮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禍門雖

不獲逞為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使曷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以優乎（袁山松後漢書泰與陳留威仲明書云足下諸人為時棟梁）

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躬耕恭儉義讓非禮不言）

誡郭林宗書（稚時宦豎專權漢室侵亂林宗周旋京師誨誘不息稚以書誡之林宗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後漢書稚與茅容訣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云云）

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漢紀）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辟召不行隱居精學

奏記外黄令梁配

蟠同縣大女緱玉爲父報讐殺夫之從母兄姑怨執玉送吏時縣令梁配將斷其獄蟠年十五自精舍詣縣奏記具以狀聞減死一等

伏聞大女緱玉爲父報仇獄鞠以法不勝感悼已情敢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之義辭師復讐當時論者猶高其節况玉女弱内無同生之謀外無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情手刃莫大之讐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張膽增氣輕身重義攘臂高談稱羡其美今聞玉幽執

牢檻罪名已定皆心低意阻惆悵悲歎蟠以玉之節義歷代未有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若其在昔尚當旌廬表墓以顯後嗣況事在清聽不加以義漢紀

同前

杜預女記云大女緱玉者陳留緱氏女也夫從母兄弟殺其父玉乃為父報仇其殺主丞親縛玉付吏獄竟當行刑有名士申屠子龍者嘉其義勇奏記於縣○後漢書從緱

伏聞大女緱玉為父報讎獄鞫已決不勝感悼之情敢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之義辭師復讎當時論者猶高其節況玉女弱耳無所聞心無所激內無同生之

謀外無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情奮發忿怒之心手刃
刺讎僵尸流血當時閶閭之人無勇怯莫不彊膽增氣輕
身殉義攘袂高談稱羨其美今閶玉幽執穽檻罪名已
定心低意沮悵恨長歎蟠雖愚昧以為玉之節義歷代
未有定足以感無恥之孤激忍辱之子假玉不值明時
尚望追旌閭墓顯異後嗣況事在清聽不加八議哀矜
之貸誠為朝廷痛之

黄忠 陳留郡人

與申屠蟠書

蟠初隱芒碭之間免於黨禍爲何進所辟逾年不至進欲脅以威刑使忠與蟠書蟠不答

大將軍幕府初開徵辟海內並延英俊雖有高名盛德不獲異遇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設几杖之坐引領東望日夜以冀彌秋歷冬經邁二載深拒以疾無惠然之顧重令爰中郎昭暢慇懃至于再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執益固將軍於是憮然失望而有媿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僕竊論之先生高則有餘智則不足當

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國軍異容動有刑憲今潁川荀爽輿病在道北郡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遭其時猶放聲絶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祼身大笑被髪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行與昔人謬而欲蹈其迹擬其事不亦難乎僕願先生優游俯仰貴處可否之間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備託臭味庶同休戚是假飛書以喻左右漢紀

同前 後漢書

前幕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謂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今潁川荀爽載疾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德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速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

東漢文紀卷十七